

株洲日报

神农周刊

ZHUZHOU RIBAO

2025年3月23日 星期日

乙巳年二月廿四

第23947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株洲文脉

株洲的“洲”

王承舜

株洲的洲，三点水的“洲”。外来的旅人，总是将株洲误笔为“株州”。株洲不像广州、郑州、杭州、福州那些所有以“州”为名的城市，却独独携水而行。这多出的一点涟漪，是地理的馈赠，亦是历史的伏笔，就如一枚水纹印章，烙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。

翻开泛黄的舆图，湘江在此划出一道半圆弧线，泥沙在流水的臂弯里沉积成洲。东汉《水经》说“洲”是“水中可居之地”，而两千年前的先民踏上这片沙洲时，正逢楠树葱茏。这种壳斗科乔木的根系深扎沙土，铁灰色的树皮刻满风霜，叶片在暮春飘落时，仿佛将整个湘江染成墨绿。古人以树为名，唤作“楠洲”，三个水波荡漾的偏旁，就此成为这片土地的胎记。

南宋乾道三年(1167年)的某个秋夜，朱熹与张栻在岳麓论道后北上，船桨搅碎江心月影，停泊处正是楠洲。朱熹的墨迹在宣纸上洇开：“泥行复几程，今夕宿楠洲。”这是文字长河中，关于此地最早的涟漪。

岁月流转总爱磨蚀记忆的棱角。当“楠”字在方言中渐渐脱落了木字旁的重量，化作更易书写的“株”，三点水的“洲”却如同湘江的誓言，始终未改。或许是因为江水太执着，年复一年用浪花擦拭着这个字的偏旁。三国东吴在此建设守备，战船曾撞碎江面的晨雾，隋唐时此地沦为湘潭一镇，商贾的货船载着瓷器和稻米穿流如梭；直至南宋绍兴元年(1190年)，“株州”之名终于尘埃落定。

那些将三点水误删的旅人不会知道，当他们站在湘江大桥俯瞰江心沙洲时，脚下正印着杜甫漂泊的孤舟。晚年的诗人四过株洲，在雷石浦的礁石上刻下“早行篙师急，席挂风不正”的叹息，留下的九首诗作如同九枚铆钉，将株洲的“洲”字铆进中国文学的脊梁。

江水的记忆比石碑更长久。朱熹与张栻在楠洲分别时，衣袂扬起的江风化作一座分水亭，理学星火在此燃亮，点燃了后世书院檐角的铜铃。明清商帮的旗幡在码头招展，运茶油的木船吃水极深，船号于惊飞白鹭，它们的翅膀掠过水面，把“洲”字的三点水又加深一分。直到1936年粤汉铁路的汽笛撕破晨雾，钢铁洪流漫过田垌的稻田，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的齿轮开始转动，人们才惊觉这座城市正在挣脱水的枷锁——烟雨如雨后春笋般生长，铁轨取代了帆影，一时间，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压得湘江几乎窒息。

但水的基因终会在绝境中苏醒。当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最后一根烟囱停止吐雾，湘江保护条例的字句化作清淤船的轰鸣，人们忽然发现，那些潜伏在钢筋水泥下的记忆正在复苏。神农湖畔，钢结构观景台倒映碧波，恍若楠树新生的气根；轻轨列车穿过玻璃幕墙的峡谷，银色车身流动着水纹般的光泽。最动人的隐晦藏在一座酒店天台：三十七个泡沫箱拼成的菜园里，茄子紫得发亮，辣椒红得灼眼，从泥土到餐桌的距离不过百步。这方寸绿洲像一则古老的寓言，讲述着发展与生态，如何如湘水与楠树般相生相成。

晚霞染红江面时，常有人指着“株洲”的牌匾发问：为何独独此处留住了三点水？他们或许没有看见，湘江大桥的灯光投在波浪上，正勾勒出“洲”字的轮廓。那多出来的一点水，是朱熹泊岸时的桨声，是杜甫船头的残烛，是蒸汽机车冷凝管滴落的第一颗露珠，也是智能机器人手臂悬停在半空的温柔弧度。当轻轨列车划破“中国动力谷”的夜空，光轨坠入江心，南宋的楠洲、民国的站台与新时代的数据流，在涟漪中共振成同一枚频率。

潮水平静处，沙洲悄然生长。那些被误写作“州”的瞬间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细小涟漪。而真正的株洲始终带着水的印记——它曾以水为名，因水而困，终又溯水而生。湘江夜航的货轮拉响汽笛，声波荡开的水纹里，依稀可见两千年前那株楠树的倒影，正在月光中舒展新叶。



仙庾岭下山谷中的耕舍书院

仙庾岭一座小山的传奇

石光明



登过泰山，感受杜甫“一览天下小”，没有太大惊异；走过黄山，体味石涛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也无多少称奇，觉得大岳名山本该如此，才不负盛名。眼前这座山岭，却让我惊讶了，怎么也

无法与想象中的仙庾岭联系起来。都说天下名山僧占多，是山有名在先，后引来名僧高道结庐营寺观。仙庾岭极普通，与江南常见的丘岗并无两样。山不高，海拔才223米，岭不奇，无奇峰怪石，望眼不怕浮云遮，爬山无须谢公屐。寻唐诗江河湖海，不见经传，竟道家福地洞天，寂寂无名。真如刘禹锡所言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？

早春时节，微雨添寒。油菜花已过盛花期，雨霏的田间，滔滔无际的灿黄，泛出片片缕缕的绿，春意青黄里，抖出山水格律，跳动季节平仄。

越过连绵起伏的绿树青山，望见一座八角宝塔，浮在绿云之上。这是仙庾塔，又叫文昌塔。如楚天一柱，撑起历史的星空，让人一眼便看见唐朝的背影，那是盛唐拐弯的时段。我读到一段唐人传奇，穿越如烟历史，成了仙庾岭的开篇。

这里距湘江不远，是湘江河谷向罗霄山脉过渡的丘陵地带。唐初就有著名的建宁驛，茶马古道穿越而过，离潭州城数里。安史之乱时，官府征役无以复加，乡野荒寂，村舍萧条，鸡犬零落。

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”这是杜甫对当时的写照。历史烟云深处，一个女子的身影出现了，一袭青衣，辗转千里来到这里。她就是这部传奇的女主角，风尘里透出高贵气质，憔悴中难掩端庄典雅。她来时正值时疫肆虐，马上拿出家传医术治病救人。被她救治的人们感恩戴德，见她身怀岐黄之术，言谈举止不俗，认定是仙女下凡，奉为“仙女娘娘”，将她隐居之山名为“仙女岭”，帮助她盖几间茅庐，供奉“仙女庙”。求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，她总有求必应，从此声名鹊起，遂成一方名山、一处名胜。清代有诗云：一岭围天青，群峰飞不起。蜿蜒化龙蛇，屈伸烟雾里。

我们入住的耕舍书院位于仙庾岭下山谷中。山坡上竹林里散落着座座小木屋，名号古雅，叫“听竹山房”。早春之夜，格外沁凉，沿山边竹林栈道漫步，竹影溶溶，路灯莹莹，灯下的时光仿佛凝固了，让人进入一种禅修境地，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和呼吸。高高的文昌塔已隐在夜幕之后。竿竿修竹，团团杂树，丛丛草叶泛绿，枝枝山茶嫣红，在眼前身后时隐时现，为我翻开那一页迷茫的历史。

“仙女娘娘”悲悬济人，救百姓于水火，给这方山水带来了生机。这方山水也回馈她，为她医治彻骨的苦痛，忘掉悲怆的回忆。柔弱善良的她，隐姓埋名，自称李氏，其实她出身吴兴望族沈家，曾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孙女，唐代宗李豫做广平王时的侧妃，唐德宗李适的母亲。民间传说她叫沈珍珠。开元末年，她以良家子身份被选进东宫，太子李亨将她赐给自己的儿子、当时的皇长子李豫(即李豫)为妃。天宝元年(742年)，她生下李适，即唐玄宗的长曾孙。人说母以子贵，她的遭遇却不堪回首。天宝十四载(755年)，安史之乱，唐玄宗黎明时分仓皇出逃。黄治通鉴记载：“妃、主、皇

孙之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”。她属“在外者”，未能随驾走，被叛军押往洛阳，囚于东都掖庭。当时王维也被叛军拘押，曾写诗记下自己的愁苦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僚何日更朝天。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皇家嫔妃落到如狼似虎的叛军手里，所受屈辱更非男人所比。但她坚持着，她想着自己的儿子，相信朝廷会战胜叛军，广平王会来寻妻。

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，以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。至德二年(757年)，唐军收复东都洛阳，她终于见到了李豫。夫妻相见，但李豫让她继续留在洛阳宫中。第二年，乾元元年(758年)，李豫成为皇太子，也未接她回长安。史书说，李豫“方经略北征，未暇迎归长安。”其中隐情只有她心知肚明。当时朝廷对“陪贼官”严格审查，按六等治罪，她一个嫔妃的清白如何说得清？正如杭天琪唱的《望断西京留传奇》：“风云起，波澜急，冰清又玉洁，那堪流言袭。”她知道自己回不去皇宫了，为了太子的前程，为了儿子的未来，自己也不能回去呀。乾元二年(759年)，叛军再次攻陷洛阳，虽然唐军大将李光弼会同河南尹李若幽组织士民撤离，留下的是座空城，但762年李豫再收复洛阳时，沈氏却失踪了。

李豫即位，广德二年(764年)立李适为太子，同时下诏寻找沈氏。找了十年，终无所获。大历十四年(779年)李豫驾崩，李适即位为唐德宗，第一件事就是加封生母为睿真皇太后，继续加派人马寻找她的下落。又过了20多年，她的曾孙唐宪宗李纯才下令停止寻找。她成了唐朝300年间唯一失踪的皇后。

唐宫里的谜案，答案却藏在数千里的仙庾岭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。这里是几千年前炎黄阪泉之战后，炎帝南迁，遍尝百草，以茶解毒，始作耒耜，教民耕作的复兴之地，是娥皇女英追随舜帝南巡，感天动地，化身湘水女神的圣洁之境。这里远离杀戮，远离宫斗，不再受欺辱，不再被轻蔑，不再是宫中的“白月光”。想起被叛军杀害的梅妃，马嵬坡自缢的杨贵妃，听到李豫顺利登基，儿子立为太子，再看眼前百姓爱戴，山川呵护，她为自己的选择庆幸，多了几分欣慰。

我在仙庾岭半山的仙庾庙，读一副对联：仙人赞化，庾岭回春。传说乾元皇帝下江南来过，感怀题写。从此“仙女岭”成了仙庾岭，仙女庙也自然成了仙庾庙。不管是否乾元来此题写，对联值得称道，既写生此山此地，更写活了其史其境。“庾”字本意是露天的谷仓。仙人护佑，春回大地，人们世世代代过上“饭稻羹鱼”的生活。仙庾庙是道观，古木参天，宁静清幽。每到农历九月九日，热闹非常，这天是“仙女娘娘”生日，人们举办庙会纪念她，祈祷丰年。

现在的仙庾岭，只要睁开眼，眼前就是一幅画，一幅美妙绝伦的画。人世中间任何高超的画家，是画不出这般宏大，这般气势的画来的风景这么优美，是能够使天界神仙、人间佳人着迷留恋的。

我想，仙女娘娘有知，一定会赞化后人，一代一代续写新的传奇。

文旅株洲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这是个奇怪的地名。当株洲市作协发出赴溁口区淦田镇文学采风的活动邀请时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此。

淦。怎么读？这让自诩科班出身、学富五车的我有些傻眼了。为了不让自己露怯，我立即掏出手机，查找“淦”的读音。

淦，与贛同音。再来看他的释义：淦，淦水，水名，在江西；一为姓。难怪与贛同音了。但这解释不通啊，毕竟淦田是湖南株洲的乡镇，又不是江西的，而且镇上的那条河是湘江，并非淦水。

于是，我又进行了一番详细搜索，进一步查找“淦”的详细释义，得到的解释有那么几个：水渗入船中；涂泥；水流；淦水。再结合度娘提供的淦田镇地名由来，我认为“涂泥”一义可为正解。

周末，我们醴陵应邀的五位作家，早早地便出发了。

一路上，大家果然提到了“淦”字的读音以及由来。

一个作家谈到，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地方，但从来没有去过，今天算是一偿夙愿了。另一个作家更是毫不避讳，我也是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地方，但

巷子尽头，是一望无际的湘江。临江的码头边，有着一间破旧的平房，里面不时传出的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，召唤着我们向屋子张望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古老的铁匠铺。那打铁的汉子，一身布衣，左手是长长的铁钳，右手是一把结实的铁锤。当铁锤击打在铁块上，发出“当”的一声脆响，便如敲打在我们的灵魂深处。他们碰撞时激起的火花，与屋外的雨点激起的水花，便凝结成一个绮丽的梦。

如梦似幻中，那点点雨滴哟，一滴飘到了歌楼上，那一身白衣的少年啊，岁月可曾记下你当年的誓言；一滴落在了月夜的檐下，那白发白须的老人哪，岁月可曾蒙上了你清澈的双眸；还有一滴融进了江心的客舟中，与码头边的我遥遥一望，我便从

淦田花信

张毅



曾经繁华的淦田老街一角

并不知这个字的准确读音，读字读半边，我们一直就把“淦田”读成了“津田”，以为是那里的水“津甜”的。

我们乘着车，小车又换大车，车上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一路兜兜转转，终于抵达了淦田。

第一站是紫湖园生态农庄，这里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，“紫湖园·归心谷”。之所以叫紫湖园，大抵是那里有个樟湖水库；至于归心谷的称谓，且待我们去探索体验。

初夏的细雨，朦朦胧胧，润而不凉，我们一行三十人，沿湖而行。有打着雨伞的，也有冒雨而行的。女士们多是打着小花伞。其实，她们本身就是一朵朵五彩缤纷的小花。我是不打伞的。任由欢乐的雨滴儿，在我的脸上，我的胳膊，轻轻地跳跃着，清清爽爽的，就像在山林，在叶间，在草丛，在花瓣上轻舞着。于是，我便成了山，成了石，成了树，成了叶，成了花，也成了草。我没不经心地看着周遭的事物，他们也安静地看着我，这一眼，是一瞬间，也是一万年。

我们一边走着，一边听她总介绍他心中勾勒的“一心五区”，即核心区、亲水休闲区、自然体验区、山地健身区、田园体验区、自然风景区。特别是他介绍到田园体验区的几间民宿：如山舍，山舍，竹苑，湖居，隐庐。光听几个名字，已不免让我心生向往。我不禁畅想：悠闲的周末，我与家人在“如山”暂歇；“山舍”里，王维静坐在松树下，轻吟着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；至于“竹苑”，苏轼拄着竹杖，踏着芒鞋，高声吟哦着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；“湖居”外，一叶轻舟，孟浩然伴着一船星火，遥唱着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；“隐庐”中，陶渊明就一壶清酒，细数着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无尽悠然。此中真意，岂不归心？

想着想着，我便醉了。就像我们走着走着，便来到了淦田老街。充满民国风情的老街，隐身在狭长的巷子里，听着屋檐的点点雨滴声，我想我是幸福的，至少比戴望舒要幸福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幻想的丁香般的姑娘。

岸边到了江心。浪花淘着孙吴的金戈铁马，流水映着公瑾的雄姿英发。我照着江水，便照着了岁月的模样。

岁月他飘飘，又把我们吹到了官塘。

这里是一个花的国度。放眼望去，山林中，田野里，小路旁，老百姓的屋前屋后，到处都是美丽的花儿。这里有黄的紫的菊花，我想，陶渊明一定会爱上这里；这里有红的白的蔷薇，那么，张爱玲也会爱上这里；这里还有远远而来的花毛茛，如此，勤劳的蜜蜂也会爱上这里，不必跑到遥远的伊犁那拉提，这里的杏花同样能酿出生活的甜蜜。

不信，你且看。

那金黄的金鸡菊，因为我们的到来，8片黄得透亮的花瓣尽情地舒展着，就像一个晨醒来的少女，伸了一个舒服的懒腰。花瓣圆润又起伏的曲线，便是少女曼妙的身姿。至于伞状的花心，那一抹明亮的金黄，必定是少女明媚的笑容。不等我们靠近观赏，一只小巧的蜜蜂早已闯入了少女的心，给她的名字冠上了姓氏。

如果说金鸡菊是少女，那么天人菊必定是成熟风韵的妇人了。同样柔美的花瓣，只剩下花瓣的末端还保留着那抹鲜艳的明黄，花身已然变成娇艳的红色，若非是得到了爱情的滋润，怎会如此娇媚？

还有粉中透红的花毛茛，橙黄色的黄秋葵，紫中透亮的秋葵，一身玫红的蔷薇和明如白玉的蔷薇，宛如红日的海棠和鹅黄般的海棠，她们都以不同的姿态，不同的颜色，妆扮着人们不同又相同的梦。

最让我感到不虚此行的是，微雨中，各种颜色的花儿更显娇艳。花瓣上残留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水珠儿，莫非是她欲说还休的花语。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，轻轻地用指尖触碰一颗颗晶莹剔透。当那股湿润清凉流进我心，我便接收到了她们默然不语的温柔。

淦田的花信呵，我已准备入睡。今夜，你会入梦么？

耸立在青山之上的仙庾塔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